

唐

鑑
附考異

二





鑑

唐

異考附

(二)

撰禹祖苑
注音謙祖三

唐鑑卷之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年號

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

太宗

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

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

啓。開導之也。

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

脅音協。下同。

高祖昵裴寂之邪。

昵。近也。尼質切。

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

厥。倚以爲助。

倚。依也。

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

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

如影響之應形聲。

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

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

云。猾。亂也。

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

將如字。

二者權以

濟事也。

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孟公

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

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

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

克。勝也。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

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

戮蜚廉惡來於海隅。

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

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

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革心易慮。以化順之。

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

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

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

草之從風也。

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

太宗始起兵而戮

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

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

復如字。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秦王殪

商辛於牧野。

殪音戮。

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

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

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

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

關。席卷。猶言奄有也。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

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書說命中。無啓龍納侮。

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

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

相去聲。下同。

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

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

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

浞。伯明氏之謫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漢末篡位。號新室。浞土角切。

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

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

曰受禪於隋。

禪時戰切。

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

其數不億。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侯於周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

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

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

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卽皇帝位。奉隋帝爲鄴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

惡。烏故切。

亡天下。宜易其覆轍。

易音亦。

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

可不慎。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鵠鵠者。

鵠音耀。

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

充妓衣。

襦音儒。

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

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

國晉語。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

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

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塗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

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

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

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己。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

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或以族。族。謂宗族。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粟於高。因氏焉。或以官。漢倉氏。庚

主倉庚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爲姓號。注云。倉氏。庚氏是也。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

敬賜姓。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

李。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

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

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

遠去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同疏平聲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音

而感於不見知。威哀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解丸買切釋也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爲子吾爲老君。吾而

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周祖后稷。史周紀。周后稷。名棄。姓姬氏。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

子。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詔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

子於上帝。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悖背與王莽稱王子喬爲皇祖叔父。

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銑先典切。降下江切。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

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

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李靖。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諸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

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僞之國。係繫其主。致之闕下。繫。力追切。繫也。孟。係繫其子弟。

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

皆五代時僭僞者。

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

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

書召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

樹。植也。

中允王珪。洗馬魏徵。

洗先典切。

說太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

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

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

上聲。

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

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

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

東宮。太子之稱。

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

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

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

欲立之。能爲泰伯。不亦善乎。

史。吳世家。吳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泰伯。仲雍二人皆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

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

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

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故不以一職名官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

保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

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

三公之官也

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

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

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正一品

而又有尙書省

尙書省尙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尙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尙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

正名。語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

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施。純音。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

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

凡民貲業分爲九等。貲音。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四野者爲村。食祿

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

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

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督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之法。壞而爲

兩稅。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詁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

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同上。盍亦反其本矣。盍。因合切。

何不。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

後可也。

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

後之

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

孟盡心上。易其田疇。薄其稅斂。

務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

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

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

驍。古曉切。

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騎。去聲。

置東宮

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余朱煥等以甲遣文幹。

將。去聲。余與

不。同。造去聲。

煥等去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

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

惡。如字。

罪孰

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

嬪。音頻。

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傳。孝文卽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爲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

汗。平聲。

遣使請昏。

使。去聲。

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爲國家今日計。其當

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爲恥。前匈奴傳。冒頓圖高帝於白登。使劉敬

以爲畏之邪。與耶同。下同。則是以下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間。間去聲。而

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

者猶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

如唐蠻夷薛延陀傳。延陀使請昏。帝許以新與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同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

嫁唐延陀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

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也。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上處

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父之

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弟

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臣竊以爲

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封之有庠。出孟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

爲相也。則誅之。相去聲。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

愛之而已矣。

並孟子萬章。

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蔡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將危周公。

以間王室。

問去聲。

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

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

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

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

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

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

著矣。

初，洗馬魏徵

洗，先典切。

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問去聲。

衆爲

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

召王珪、韋挺於雋州。

雋，戶圭切。

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

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者也。齊小白入於齊。

小白·齊桓公名。

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

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

又曰。齊人取子糾

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

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為太子。且

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

王珪·魏徵。

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

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

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

臣之義。而委質於人。

國·楚語·委質爲臣·無有二心·質音舉。

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

將去聲。

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

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

去聲。

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

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

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

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

而爲卒伍之師。

地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卽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

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

楊先知云。

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加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二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

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子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

必反求諸己孟離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

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源正本之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

以迂言爲難行迂闊遠也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

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鄉讀朕以弓

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亭數延見

數音朔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

理己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爲子僞切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怒以

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

其獨智

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

晉荀勗傳

·省事不如清心。

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

·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地之鑑也。

知水之止

止水言不動。

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

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

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

直。縣音玄。

我以其正彼以其頗

平聲偏也。

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

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

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

孟難婁。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

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儉音纖。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

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

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革卦云。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

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

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陸賈傳。

湯武逆取而順守也。

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旣謂之逆矣則無時

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間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爲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爲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

也太宗親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

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

前李尋傳善政致和

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敕爲推恩或祈陰德之

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問爲大故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應平聲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

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

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

不逮也

書罔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故書曰天官修輔

書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

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

惡爲故切

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

長上聲下同

請帝爲天可汗

汗音寒下同

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

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聖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

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倭，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不足爲後世法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聲，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之間，散居

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

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

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

下江切，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

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旣

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而

夸，大也。音誇。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尙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

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

日安否

何如古之教者必以禮樂

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在焉

而置師保以輔翼之

記文王

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苟問學

明而德性成

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

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

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

惡鳥故切

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

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

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

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

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

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

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扶切豈能一一中理。中法聲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貢之百官。使司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廣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臯陶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唐劉賁傳。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臯陶明五刑。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臯陶。汝作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嚳典

樂。帝曰。嚳。命汝典樂。教冑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共

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下。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

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

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

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

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

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會長。長丁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穆去聲則其功豈猶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

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

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

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爲治順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聲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柳封建。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

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

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旣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

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

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

三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

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

長久

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

屏音

強則必

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

堯舜以天下傳賢。

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

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

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埽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

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

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

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說以希

世主。謂之封禪。

音善。實自秦始。古無有也。

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

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

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載定之。徵

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衆議奏上之。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

同上。貞觀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爲玉冊。玉匱。石礪。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

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

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

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旣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能。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

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

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子八人。蒼舒。璜。數。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璜音頤。數五才切。構音逃。戴音演。旻莫江切。降下江切。周

公制禮作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

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語五。禦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誑。音秘。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

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

勿用。非其道也。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亂。

邦也。

王者創業垂統。

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敷求哲人，以遺後嗣。

書伊訓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故能長世也。豈其以

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烏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

語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烏故切。訐：居列切。

不惟聖讒，而又罪之。

書舜典：帝曰：朕聖讒，讒殄行。聖音卽。

可謂至明且遠矣。

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長：丁丈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與熟

孰同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爲下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造七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離婁云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

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

旣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峻山爲陵

嶮祖紅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

無累常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蒼猝采桑反倉沒反又志在儉葬

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

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

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

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儼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

臣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

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爲賢君。

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暨音泊。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同上。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

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

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

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

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爲農夫艱難事。

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

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強去聲以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

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武王發之

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孔安國云·紂所積之府

庫·皆散發以賑貧民

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

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稿之艱難。

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

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

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民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衛當爲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

爲黨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

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爲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敎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

造賢才不可勝用

勝平聲

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

鵠之合聚

學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

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

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

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

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

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

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唐本

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欲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音咨。衰音催。嫡子婦服。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旣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

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

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

獻公定公子

故失國出奔

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

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

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

易音異

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

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臣政乃父

又曰無輕民事惟艱

書太甲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

位惟危

孔子曰爲君難

語十三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

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親之豈唯廟堂州

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莫知其非賢而姑用之

姑且也

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

怠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人君

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

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眊眊然防其欺蔽之不暇

眊眊目相視孟子使民盼盼然眊與盼同則是左右前後

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平聲。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

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

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去聲。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

存沒大德給之曰。給徒海切。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

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

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無思不服。文正有聲

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說文。視也。詭詐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口歸

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相望而爲謀於外國。諜音牒。問也。失使之職豈

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

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覺驚。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

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

董仲舒
策·求

賢以自輔

聽諫以自防。

淇澳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離婁下·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

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

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

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

而已

小晏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問側也去聲

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利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喪去聲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

靈王齊潛王是也。

潛音昏。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

后臧傳。務廣德者王。

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惠德之不足而不患地

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

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逮及也。

不以煩中國

也。

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

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爲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遠去聲。

我不知佞人

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書。大禹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遠。令。衆恭滔天。

孔子曰。佞人殆。

語十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殆。危也。

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

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

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

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

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

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

足恭。

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

之以比驩兜有苗。

書。皋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子以爲殆。

語十五。子曰。佞人殆。

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

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

易乾卦閑邪而存其誠

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知

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

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

小晏詩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艷然

艷音弗不悅貌孟公孫丑曾西艷然不悅曰

是人也

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

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

也闇與暗同不明也

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

如龍逢比干之屬

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

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

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

姦與奸同

或以嗜慾輻輳攻

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

去聲

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

姦與奸同

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

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

直猶言特也。

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

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

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

書說命傳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太宗之謂矣。

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譏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淨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

如字。下同。

君相不與焉。

相去聲。與讀如預。

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

而卒不沒其罪。

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

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

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

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

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

與讀曰預。

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

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

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常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聲。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尙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記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

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呼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珪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靺鞨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

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

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

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旣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詩踴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盡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攜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之悅我心中

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

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

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自以爲功矜其智

能夸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徒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入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

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

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懼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爲臣以爲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

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厥終。惟其始。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

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

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

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

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

山九仞。功虧一簣。

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

乾終日。慎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

稿。枯木也。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衽。解辦內附。辦。結髮也。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以冠帶四夷。爲盛德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業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

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平聲。一皆如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按此。卽

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

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嚮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也。強。去聲。故

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

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烏故切。王者於

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

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

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旣以爲功。則失之

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

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

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

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

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矜其功。

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遺。貼也。去聲。此當

以爲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宗爲戒。不可慕其所爲。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

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

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總

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

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弟流爲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

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太

當嗣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支離。事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

本而就末。舍高而就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戲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

未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

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

太宗殺建成。元吉。

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

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

視。見也。云云。視當作示。

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

章讀如彰。明之彰。

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

之所能載。宜具舟艦。

音艦。下同。

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

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

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

獠音老。

九月。遣張士賢。梁建

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

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

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

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二句。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

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兆·老子道德經云·

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得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千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

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彭越·徂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五伯之所不爲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乎·

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

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

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

勝音升。語十三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高前

紀其規模弘遠矣。

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

前梅福傳。孝文加之恭儉。

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

好呼報切。

屈己以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己以從諫。

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

紀贊致治之君不世出。

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成就如此豈不難

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

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老子道德經云。

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

語七。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旣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

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

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資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

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

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

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

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正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

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餘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

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姜。故官無忌姜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閔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

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

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

唐本贊大業末翟讓勳年十七往從之將相並去聲

以輔少主

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

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爲尙書右僕射

居伊周之地

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

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

見音現高麗將

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三辰之告

三辰日月星辰告過也

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

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同亂民將流亡視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

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

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尙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孫無忌之死。唐本

傳。無忌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

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

高宗顧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

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且不從其大

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終累大德。行去聲。不矜細行。惡如字。亦不免溺於大惡也。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

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偷。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

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

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勳。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勳。志寧奉冊立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

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勳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

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而勳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

父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

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人。狒岩。夷也。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爲孝

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仇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

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仇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仇。按李泌對肅宗。

云。孝敬皇帝爲太子監門。仁明豈憊。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蓋據此。乃唐歷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疑以傳疑。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唐

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

皇帝。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己以讒殺元舅。

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

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可。後既立。衛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

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

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章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譔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璵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

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於乾侯在魏郡斤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

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

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

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

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

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

前。依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

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貴振朝廷。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常待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閎進曰。天下乃高祖天

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

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

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

蘇珣等

瑀音向。

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

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恩闇。

闇與暗同。

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

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

復上言。

燕平聲。

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

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右中宗卽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語爲政云。

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

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星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旣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于孫更變祖宗之舊也。更音襲。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

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

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寢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

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人。

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典。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

舉其俊茂。嘯香海內。然後用之。孟梁惠上。見賢焉。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

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

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契音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明皇既

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

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

過舉。強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

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

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閒之言。閒去聲。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思齊詩。刑於寡妻。至干兄弟。以御於家邦。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

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

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大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常爲太子。

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安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爲皇太子。玄宗

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

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

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苟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

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尙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一

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

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

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煩。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苟。度切。苟相得其人。則

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

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枏以慾不得爲剛。

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枏。子曰。枏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

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

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傲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

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

孟萬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故

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

相。亮切。悉。

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

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前。韋方進傳。丞相進見王。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

前。賈誼。

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

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

下。

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

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

體。巧言令色。

書。皋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

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

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

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夫宰相。百官之首也。

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

名且不正。則

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書。威有一德云。

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

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

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

前章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之三宗。

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

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

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

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

後世最

爲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墜。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

說音悅。

下同。

兵農旣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

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

前蓋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阡陌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

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